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邗亭宵會錄

高郵州之北射陽湖之西有渠曰邗溝，又曰邗江，乃隋煬導汴通淮入江都觀瓊花所鑿之水途也。廢及千載，湮若透蛇，盡為居民所占。或開為種稻之田，或斷為栽蓮之沼。青蒲紫葍，極目百里，真水國極勝之所也。溝之東原，有富民金寓言者居焉。因溝之崎岸，構亭其巔，扁曰邗亭。寓言之群從子弟，皆尚儒業，凡偶佳辰令節，必召近居之文士，以詩酒為會焉。將值七夕，諸群從邀友飲於亭上，剖韻聯詩，傳籌送酒，極其娛樂。坐中有劉生者善奇術，能縛箕為鸞，飛符致仙，降筆書字，凡禍福無所不能斷，雖詩文無所不能作。眾浼劉一試其術，劉許諾。遂取一淨箕，縛筆其端，設幾張燈，眾乃炷香虔叩。劉遂布氣作訣，飛符振尺。俄頃清風徐來，鸞箕動矣，初微漸著，跳躍於案上。劉生伏躬，再拜而問曰：「祖師何仙？乞通姓諱。」於是鸞箕振幾而批曰：「吾乃風流宗伯浪子神仙鄭元和也。」眾初觀有風流浪子之號，復見書元和之名，哄然大笑。

劉生急訶禁而弗能止，其箕復震迅批曰：「叱！且如劉子年稱錦雲居士，徐喬稱麗庵道人，賈島號浪仙，酸齋號風月主人，是等碩儒古哲，尚或為此，其間意有所寓，見有不同。爾等後世鄙生，不知前人趣味，妄以淫褻相窺，甚無謂也，又如漢之司馬相如，乃一代之巨儒，文君以聽琴而合，人不以為奔。唐之李靖，實當時之名將，紅拂以目成而投，人不以為私至。若翹韓章台之柳，陶谷郵亭之弦，前人未嘗有一字之貶。又若崔張之醜藉，蘇雙之風流，樂天之於樊素，蘇子之於桃枝，著於簡篇，班班歷歷，豈可言詞而盡歎！夫佳人之出於世，雅士之遇於時者，正如麒麟鳳凰醴泉芝草，非裡閭之常有者也。故綠珠碧玉，以人喪己；飛燕玉環，以己喪人。才藝情愛，不能並美。古云：『佳人自來多命薄，』此之謂也。以我亞仙之清才麗質，善終美始，比之前人又萬萬也。夫風月之情，乃人心之所共趨，然為禮法所縻。況世之迂人俗子，不留意於真知灼見，不用心於脫粗求精，一概盡拘於非禮。呵呵，其心耿耿，其意懸懸，能終有一人以斯事去懷者乎？吾不信也。噓！凡自囿於迂，自禁於闊，未嘗不有沒齒而齧此恨者，誠可笑也。吾今試呈一詩，公等評焉。」批曰：

諸公莫笑鄭元和，花柳叢中得趣多。
舞歇翠盤春意怯，歌停紈扇酒顏酡。
瑣窗月淡人初靜，羅幕風閒漏半過。
直此良宵逢國色，問君心下定如何？

批畢，眾曰：「凡愚小子仰瀆先生，伏希恕責。」或曰：「先生初與妍國之奇遇，及終於偕老，想於風晨月夕，必有洪詞佳什，萬冀勿吝，一未予輩，使其識趣知趨，不為迂係，亦先生開導之功也。」其箕搖搖似在喜態，復批曰：「吾實有百詠，不輕示人。君等既欲續契沿流，高山流水，又可惜於一奏耶！」詩曰：

想應閨閣不勝幽，來逐鶯花小徑游。
秋水斂波含巧笑，春山凝黛係閒愁。
佩環聲碎金蓮窄，羅扇風微玉筍柔。
佯喚待兒教近立，撩蜂撲蝶強支羞。
疑是生前宿有盟，謂何一見即留情。
問酬懶答惟狂笑，勸酒頻來不轉睛。
也慮嫌疑遭後謗，苦牽風概望偷成。
一時別卻離魂倩，夜夜須防夢寐驚。
兩意當天已誓期，何勞筆紮寄情詞。
謹依月上梅梢夜，莫待花飛燭低時。
惟煮好茶供雅論，要聯佳句足新詩。
靜嗤俗子眠花柳，月落參橫總不知。
玉壺供頻醉不枝，撩人重唱小腳詞。
故留殘酒央予飲，假剔昏燈掩眾知。
蔥軟玉敲弦上怨，脂溫香近耳邊私。
何當更有西廂月，重照人間燕爾期。
燈暗屏山意轉濃，羅襟半卸出酥胸。
暖煨膩玉尋芳夢，巧浴華清得異驚。
朱綻餘香甘唾冷，山橫顰黛亂雲鬆。
朝來掩卻雙鸞鏡，羞見陽台兩後容。
疊裏重包遠寄將，看來事事斷人腸。
羅巾尚帶啼痕漬，珍果猶含袖口香。
無術慢勞多計較，有情爭忍不思量。
一宵間阻三秋遠，恨殺寒蛩語話長。
一自相從數載期，柔情終始不差遲。
時間喜怒能迎合，造次嫌疑即預知。
為我賣釵瞞阿母，倩人寄物避鄰姬。
章台仕女難同處，對月臨風八句詩。
金杯寥落夜初央，笑滅銀缸入洞房。
共撮海山言誓約，各陳懷抱話淒涼。
香融斗帳鴛衾暖，雨歇陽台蝶夢長。
宿酒正酣雞亂聒，滿窗紅日上扶桑。

正批間，其箕忽然翻落於地，如中矢之禽，滾跳不定。眾皆異之，莫詳所以。良久乃止。

劉仍置箕於幾上，再香祝曰：「適間開示詩章之美，摭事之精，予輩喜羨不勝。而祖師忽爾震怒，實取生等之過歟，抑又詩之不續爾？」其箕復振，迅批曰：「吾神非前箕之孽鬼，乃元世之大儒酸齋貫學士也。忿彼之邪言，惑明時之正士，被吾一翻，即令從者槌擊而遁矣。」眾曰：「據鄭先生批雲，與學士道同事合，而學士穢視，不異天壤，又何謂乎？」其箕復批曰：「嗟乎，安有是哉！吾觀元和之言，自為陷溺之鬼，死而不厭，尚猶諄諄切切，勸人為己失之非。想彼在生之日，其造心立行又可知也。夫男女者，陰陽也；夫婦者，天地也。故陰陽序而造化成，天地位而萬物遂，實五常之本，人極之源。正閨門，治家邦，化天下，淳風穆義，莫不由此而啟。且詩之一經取關雎為冠者，乃聖人正本澄源，立人極安天倫，明萬世之法也。又斷之以一言，曰『思無邪』，使人必正不偏，必序不紊。後世愚夫愚婦冒而逆之，色慾是酣，音樂是溺，混其源而濁其流，瞽其心而蔽其知，邪僻成於心，穢行張乎外，月蹈日染，籍習不厭，甚至於悖天滅理、殺身亡家者，比比有之，可不畏歟！可不慎歟！今之世人，求伉儷者專論才色，

貞靜端良者未嘗掛齒，深可歎歎！吾今卿申短唱，用伐污奸，百冀諸君勿嗤，幸甚，」復批詩曰：

君等來恭問，將知事若何。須當勞筆札，未始動吟哦。上古荒淫主，而今放浪哥。
殺身端為此，傾國實由他。妹喜干天紀，妲己啟刑科。成湯徵夏桀，周武伐朝歌。
飛燕成奸本，楊妃作禍囚。六官生暖昧，四海沸干戈。嫂婢歌團扇，鄰姬齒折梭。
阮咸慚借馬，庚信戲題鵝。歷歷懼堪數，班班故不磨。家聲遭玷壞，國步受顛蹉。
往者猶賢矣，今來事更訛。茫然成習俗，率爾混風波。幾因財物盛，無奈苟游拖。
青年荒事業，白日夢南柯。洛浦逢神女，巫山遇楚娥。聽歌嬌婉轉，觀舞媚婆娑。
異寶真堪重，奇珍遽敢呵。少違防見責，暫別恐蹉跎。默默如耽酒，昏昏似魘魔。
野狸臊種類，胡孫臭根窠。蘭麝滿房掛，鉛華遍體磋。眉毛燒墨畫，牙齒搗鹽磋。
作怪烏衣國，成精白水螺。明時孤冠觸，見世鼠披荷。喜怒翻時刻，悲歡變傾俄。
舒誠心屈突，說誓口懸河。杯酒藏機阱，屏帷匿網羅。九官安瓦肆，八陣布鳴珂。
係命甜言語，迷魂暖被窩。呼招貪蜜蟻，拘引撲燈蛾。佯怒加絳縛，嬌啼弄諂阿。
設科明勒措，得計暗揉搓。吝物休言俏，輸錢易得和。頻來不厭少，肯與豈嫌多。
畫壁充飢餅，當風御冷蓑。艾燒心痛惜，斧吹手摩挲。填雪琉璃井，消金忍鐵鍋。
只緣營活計，不是托絲蘿。催歸新杜宇，散楚老虔婆。陽台雲冷淡，巫峽路嵯峨。
寥落精神耗，瀟條鬢髮皤。囊中無舊物，身上帶沉疴。貧也還侈否，衰乎再健麼。
軀同遭雨竹，臉似著霜茄。蔬食炊糲粥，徒行著破靴。父娘愁有淚，妻子歎無齧。
日月孤流矢，光陰車逝坡。華年難再得，盛世莫閒過。善戒宜佳納，忠言恕叱訶。
潛心希聖哲，篤志業丘軻。

批詩既畢，眾曰：「後學小子不察向背，幾為淫孽所誘。幸聞學士尊訓，使生等如撥濃雲而睹紅日也。然學士言詞之間，誅貶斯事，如惡大惡，如避劇囹，而括論之密，採摭之精，真如身行目觀之詳，而不知有人告學士乎，亦學士曾經歷乎？再乞批示。」其箕逡巡退縮，如不堪忸怩之狀。眾復哄然大笑，其箕遂覆矣。已而前浦煙迷，西垣月墜，眾賓皆散。